



□王伟

明嘉靖、隆庆年间，王世贞先后结识几位志同道合者，他与李攀龙、徐中行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吴国伦等人以诗会友，倡导文学复古运动，“后七子”文学团体悄然形成，在明代文坛掀起强劲浪潮。他们的诗篇唱和，既是文学创作的交流，更是心灵的契合。

李攀龙作为“后七子”核心人物之一，与王世贞情谊深厚。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王世贞赶往济宁拜见在此小住的徐阶，李攀龙闻讯也想同往，却因行动稍缓，追之不及，只能赋诗抒发未能与友人同见前辈的惆怅。即便后来二人在文坛地位竞争中渐生龃龉，王世贞仍在李攀龙离世后，将其诗文结集三十卷刻印行世，又亲自点校遴选重新刊行，并在万历二年（1574）进京赴任途中亲自送到李家，还多次写下感怀诗文，关照其后代与门人，足见对这份友情的珍视。

济宁因独特地理位置成为大运河重要枢纽，往来商贾云集，文人墨客多在此停留。刚从内阁首辅位置致仕的大学士徐阶，便在隆庆二年在济宁小住。这一年，王世贞获任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，赴任途中一直以身体原因上奏辞呈，听闻徐阶在济宁，深知这是难得的请教机会，而他当时在仕途与文学追求上有诸多困惑，于是从徐州登岸，马不停蹄赶往济宁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心中满是相见的期待。

见到徐阶后，王世贞与之促膝长谈。徐阶以丰富阅历和深邃见解，为他在文学与人生道路上指点迷津，让他如沐春风，心中困惑渐渐消散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朝廷批准了他的辞呈，这消息如晴天霹雳，让他陷入两难。八月十五团圆之日，他不得不辞别好友徐中行。济宁池亭边，月色如水，王世贞满怀愁绪，赋诗《八月十五夜济宁池亭别子与》，诗中满是对友人的不舍与对未来的迷茫。

辞别徐中行后，王世贞怀着复杂心情顺运河南下。可命运弄人，仅两天后，朝廷又撤回辞官批准，命他继续赴大员任职。按船程推算，此时他刚到微山夏镇。这个因漕运新渠开凿而新兴的城镇，正散发着蓬勃生机。这是王世贞第一次来到夏镇，却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开启初识之旅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到了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这是王世贞仕途大进之年，却也与当朝首辅张居正产生隔阂。是年春，正在老家太仓丁忧的王世贞被任命为太仆寺卿，他抱病迟迟难赴任，经朝廷和友人反复催促才起身沿运河北上，这恰好给了他促成运河《水程图》完成的绝佳机会。

王世贞长久以来就有留下一部运河图像史的心愿。他深知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，连接无数城镇乡村，沿岸风土人情、山川美景都值得永久记录，希望通过绘画让后人领略大运河的无限魅力，实现“卧游”之愿，足不出户便能在卧榻上翻看、欣赏运河风光。一开始，他请来文徵明的弟子钱谷作画，钱谷尤擅山水。王世贞在《钱叔宝纪行图》中提到：“去年春二月，入领太仆，友人钱叔宝以绘事妙天下，为余图，自吾家小祇园而起至广陵，得三十二帧。”但在他看来，钱谷虽技艺精湛，却不愿远至五百里以外做实景写生，于是，绘画任务交给了钱谷的弟子张复。张复年轻有活力，对实地写生充满热情，他跟随王世贞踏上旅程，一路悉心观察。船行至夏镇时，眼前景象让二

人都大为震撼。夏镇因漕运新渠开通变得热闹非凡，运河两岸商铺林立，酒肆茶坊招牌在微风中摇曳，吆喝声、谈笑声交织，船只穿梭其间，既有运粮漕船，也有载着各地货物的商船，远处山峦连绵，与天空相映，偶尔飘过的白云为画面添了几分灵动。

王世贞凭借深厚文学素养和敏锐观察力，对《水程图》中夏镇一幅提出诸多指导意见。他告诉张复，要着重表现夏镇的繁华热闹，凸显因运河而生的独特韵味，描绘建筑需注意细节，展现不同风格特点；画人物要捕捉神态、动作，体现生活气息。张复认真聆听后挥毫泼墨，将夏镇的热闹繁华栩栩如生呈现在画纸上。画中运河水波光粼粼，笔触细腻展现水流动态；两岸行人熙熙攘攘，或搬运货物，或交谈买卖，或悠闲散步；远处山峦用墨色皴染，层次分明，与近处城镇形成鲜明对比，好一幅生机勃勃的运河城镇图。王世贞心中感慨万千，即兴赋诗《夏镇》：“一片云飞护夏阳，人传帝子大风乡。波分沂泗争大堑，沟号胭脂带汉妆。碧树断香销艳舞，青村含景入斜阳。年年飞挽趋京洛，王气犹经水一方。”诗中不仅描绘了夏镇的自然与人文景观，更透露出对这片土地的独特感受。张复完成五十幅画作后，王世贞又拿给钱谷进行润色，使师徒二人笔墨风格更为相近，最终合成一册《水程图》。

在济宁，与王世贞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还有潘季驯。这位水利史上的名人曾四次担任河道总督，在济宁先后任职长达二十七年。他与王世贞既是儿女亲家，又是诗词唱和的文友，更是政治上相互支持的朋友。他们常以运河为主题诗词唱和，潘季驯从水利工程角度讲述运河变迁与治理艰辛，王世贞则从文学视角描绘运河风光与两岸生活百态，他们的诗歌唱和中既有对现实的关注，又有对彼此才华的赞赏。

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七十一岁的潘季驯致仕还乡。离开济宁前夕，他终于有机会登临太白楼。这座承载无数文人墨客情怀的楼阁，在他眼中有着别样意义。他望着楼下悠悠流淌的运河水，回想在济宁的点点滴滴，心中感慨万分，赋诗感慨一生四次驻节的济宁，诗前自序中满是对济宁的深深眷恋：“余于济宁，凡二十有七年，于兹楼未尝一登。今将去矣，而始一至。山川之胜，人物之繁，皆若有以送余行者。盖余之与斯地，其相与之情，有不可解者。”诗句更是感人肺腑：“供奉城南旧酒楼，名悬天地几千秋。亦知信美非吾土，聊为前贤续胜游。杯酒平分苍岱色，席间遥控大河流。独怜廿载成虚度，才一登临又白头。”诗中回忆在济宁的治水生涯，表达了对这片土地和人们的不舍。此时王世贞已去世两年，但他们之间结下的情谊，如同运河水一般绵延不绝。

大运河这条流淌千年的黄金水道，不仅连接南北经济，更串联起王世贞、李攀龙、徐中行、徐阶、潘季驯等人的人生轨迹。济宁和夏镇作为运河沿岸重要城镇，见证了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文学创作的辉煌、政治生涯的起伏，更见证了彼此间真挚深厚的情谊与悲欢离合。那些诗篇、画作与故事，随运河水流淌至今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，让后人得以领略昔日风采。

（作者为微山县政协常委、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常务理事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## 故事里的沂蒙

# 跳崖英雄刘俊林

在莱芜区茶业口镇下茶业村北面有一座俊林山，原名火龙台，高拔险峻，只有北面可登，向北一直蜿蜒到章丘界内。这里便是跳崖英雄刘俊林壮烈殉国处。

刘俊林出生在刘白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据弟弟刘俊羽讲，哥哥刘俊林从小聪明伶俐，年幼时在小伙伴中就有很高的威信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正值青春年华的刘俊林积极参加村里地下党员组织的抗日活动。1939年，刘白杨村村民刘超一、刘峰等6名进步青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立了党小组。刘俊林在党小组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各项抗日宣传活动，加入青救会，发动群众抗战，保卫家乡。那时，鬼子几乎天天来“扫荡”，哪儿枪响、哪儿有鬼子，刘俊林就往哪儿跑，大家都叫他“刘大胆”。

1941年，刘白杨村成立党支部，茶业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，引起日伪军的恐慌，遂在1941年9月22日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刘白杨惨案”。当时，泰山军分区第二卫生所（后来的泰山军分区第二战地医院）就隐蔽在刘白杨村。为保护八路军伤员和战地医院的医护人员，刘俊林带领村民挖山洞、布置床铺、抬担架、搬运物资，抢在敌人前面把医院安全转移。敌人挨户搜查未果，恼羞成怒，开始屠杀手无寸铁的村民。村民被敌人的残忍激怒，赤手空拳和鬼子拼命。多亏刘俊林提前联合茶业民兵联防大队，制造声势，使敌人以为落入了我主力部队的包围，匆匆逃走，才避免了刘白杨被灭村的大灾难，但仍有32位村民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。

日寇的暴行更加激起了刘俊林心中的怒火和仇恨，坚定了他跟随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。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，刘俊林对党和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提高，觉悟更高了，意志更加坚强了。他积极投入发动群众全民抗战的工作之中，号召大家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、为广大人民翻身解放而踊跃参军、当民兵，并组织互助组、武工队。他毅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民众抗日武装——民兵联防队，担任刘白杨村的民兵联防队长。他出生入死，带领联防队员与正规武装部队密切配合，联合作战，粉碎日军多次“扫荡”。

1942年，已穷途末路的日寇仍做垂死挣扎，强化了对茶业区的封锁和“扫荡”，妄图加固伪化统治。顽强不屈的根据地人民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。8月12日拂晓，日军400多人从榆林据点出动，在伪军的配合下，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“扫荡”，妄图消灭当时的泰山地委直属机关、淄川县委和茶业区八路军主力。这天大雾弥漫，直到敌人逼近村子，警戒人员才发现。年轻的联防队长刘俊林一边组织掩护群众向西转移，一边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。

为了吸引住敌人，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，刘俊林和4位民兵战士边打边退，从上王庄西北面登上火龙台，要把敌人引上绝路，为主力部队撤离争取时间。战斗打得非常激烈，他们最终被敌人包围在了山顶上。这时候敌人越逼越近，刘俊林号召大家誓死不做亡国奴，宁可牺牲也不被敌人俘虏。他要大家节省子弹，用石头砸。石头带着五位民兵战士的满腔仇恨和怒火，如密集的冰雹般砸向敌人。石头扔光了，子弹越打越少，敌人越来越近，火力越来越猛。这时候，有三名民兵不幸中弹牺牲，只剩下刘俊林和李文富两人，他们决定要“人在枪在”。李文富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向蜂拥而来的敌人，两人也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。生死关头，刘俊林说：“快溜下去，我拖住敌人。”李文富知道拗不过刘俊林，只好抱枪溜下光崖。他被山上的一棵树挂了一下，身体弹到了山崖中一处藏身之地，躲过了敌人，保住了生命。这时，只听火龙台上传来刘俊林的呐喊：“小鬼子，来吧，爷爷不怕你，杀了你们二十多个豺狼，够本了，你们的末日就快要到了！”这声音震动山冈。据当时躲藏在山中的村民回忆说，这声音听得清清楚楚。刘俊林顺势抓住向他冲来的两个鬼子手中的刺刀，奋力抱着枪和两个鬼子，头朝下跳下了悬崖。

敌人在崖下找到了刘俊林和两个鬼子的尸体，凶残地在刘俊林的遗体上连刺29刀，说是要为二十多个鬼子报仇。隐蔽在山崖上的李文富看到这里，真想跳下去杀几个鬼子以解心头之恨，但受伤的他力不从心，愤恨加伤痛使他昏死过去。后来，附近的村民找到了李文富，拿着大绳，将他从山下拉了上来。等大家找到刘俊林的遗体时，英雄早已血肉模糊，他怒目圆睁，张着大嘴，好像还在怒骂敌人。英雄遇难，天地垂泪，掩埋烈士时，四邻八村的人都来了，没有一个不落泪的。

1944年9月20日，《大众日报》刊发题为《共产党员誓死不当俘虏，民兵刘俊林坠崖殉国》的报道。为了纪念、表彰刘俊林烈士，当地军民将火龙台改称为“俊林山”，并在烈士牺牲的石壁上题字刻石“刘俊林烈士殉难处”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